

管中窥书

管继平

長亭外古道邊
碧連天晚風拂柳
聲殘夕陽山外山
上涯遊之角知文
零落一觚濁酒餘
歡今宵別夢寒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管中窥书

管继平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中窥书/管继平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458-1117-9

I. ①管… II. ①管…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4219 号

管中窥书

管继平/著

责任编辑/杨柏伟 特约校对/毛如成

技术编辑/丁 多 装帧设计/酆书径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200001

www.ewen.co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75 字数 100,000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117-9/I·319

定价: 3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
或复制

自序

金冬心先生曾书有一副对联：且与少年饮美酒，更窥上古开奇书。不过，以老夫之体会，与少年饮酒，况且还是美酒，似太可惜，亦难有共鸣。其原句乃出自高适的《邯郸少年行》：“且与少年饮美酒，往来射猎西山头。”此处诗人本来就是写少年游侠的豪迈，放歌纵饮，弯弓射雕，与读书大概无涉。所以，此上联我一直略有不满，至于下联，倒也颇为喜欢，只是“上古”之书，读得并不多罢了。

既如此，若以我之性情，改一下此联似也无妨——且与佳人饮美酒，更从老朽窥奇书。“佳人”与“老朽”，

平仄相对，形式相背。何况，能同佳人赏花醉月，妙境自不必多言；至于“老朽”，我想起弘一法师或知堂老人，每与友朋书札，常自称“朽人”，陈师曾也有“朽者”之号，可见朽者不朽，实乃高人硕儒之谦称也。所以，能跟着“老朽”读书，或是读“老朽”之书，亦属人生一大快事，即使一知半解，或者一厢情愿，然而只要读出一点趣味，引出一会心，那么这书也就不算白读了。

既谓奇书，我觉得还是用“窥”比较好。窥者，有一种独自偷着乐的愉悦感。如旧时常说“雪夜闭门读禁书”，就带有隐秘的快乐。其次，窥还含有以小见大、以浅陋识高深的谦虚。譬如，管窥蠡测、管中窥天之类，皆是说明因自身的局限而造成认识的片面，这不正是我的读书状况么？联想到鄙姓“管”，那么，“管中窥书”，用来命名我这本所谓的读书随笔，似乎再契合不过也。五柳先生的那句“好读书，不求甚解”，于他可能是低调，于我则几近于嘲笑了。

因为读书，未免写一些杂七杂八的文字。本书所集，多为近年所写的与读书相关的小文，如“大家背影”和

“纸上留痕”两辑，是写民国文人的余绪，也有谈书法和印章的；“书边余墨”一辑，都是为朋友之书所写的序文，也包括自己的几本书跋；最后那辑“闲书闲文”，则是懒得归类的一类了，算作杂烩也可。说来惭愧，本人忝为业余作家之列，文墨之爱好也多，读书写字聊天作文，第一等好事仍是读书，而最不喜也是最不擅的就是作文了。每每写稿，非拖至最后一刻，才仓促交卷。过去李义山是“书被催成墨未浓”，如今我是“文被催成句欠通”，所以，质量之粗疏浅薄，在所难免。所幸编辑柏伟兄的宽宥大度，一再容忍，一再鞭策，才使这本小书终得付梓面世，在此深表谢忱！

最后还想再说一句，窥书之乐在于毫无功利，甚至也毫无目的。记得黄山谷曾言：三日不读书，则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可见，读书还具有美容之功效。本人颜值偏低，凡事处处要识相，若想提升一二，唯有读书进补耳。如果说读书于我真有什么功利的话，或许就此而已矣。

乙未冬月 管继平于海上丽园易安阁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辑 大家背影

海伦路上的大师·····	3
丰子恺与江湾缘缘堂·····	9
溧阳路：不应忘了陆澹安·····	13
施蛰存虹口办书店·····	18
南社的“朋友圈”·····	25
“云间二雏”与柳亚子的文字缘·····	31

张充和：“我这辈子就是玩”	38
也谈“当湖”李叔同	44
陕西南路·长乐邨·日月楼	49
赵丹挥毫“后来居上”	55

第二辑 纸上留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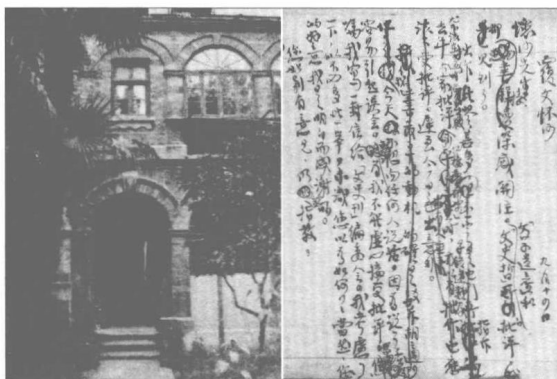
“三只兔子” 改变历史	61
万人如海一身藏	67
天行山鬼刻藤印	74
才学识兼柳诒徵	80
晒晒太阳 说说闲话	86
文人印家杨天骥	92
耕玉山房的元亭公	100
文人最怕不自由	108
人老才知王字劲	114
多情蔡哲夫	122
招牌书家蒋凤仪	130

第三辑 书边余墨

古人的智慧	137
文字的繁简之争	141
读书须先识字	145
愿作鸳鸯不羡仙	149
“嘉平集雅”	155
境界是玩出来的	160
铁笔点石 金针度人	165
“雷聋山房”	172
风骚一领三千年	176
“耕玉斋散叶”	178
文心雕龙也雕虫	182
与诗人飞雁三次文字交	187
“李叔同致刘质平书信集”跋	193
只有梅花是知己	201
老夫今也博一记	205

第一輯

大家背影



海伦路上的大师

上海的海伦路和多伦路，都在虹口差不多的方位，且都有一个“伦”字，故时常有人混淆，包括许多所谓的“老上海”。

当然，多伦路的名气要大许多，那里是文化名人街，以前就曾住过许多名人，有鸿德堂，有白公馆，还有公啡咖啡馆、左联会址、景云里……毫无疑问，鲁迅当年也曾于此出没；而不算太远处的海伦路，则住着鲁迅的好友沈尹默。但必须说明的是，两位好友在上海似乎只见过一次面，之后则无暇再有往来。而鲁迅先生，早在

一九三六年就“先走一步”了，沈尹默之前虽曾短暂住过上海，但正式定居于虹口海伦路则是在抗战胜利后了。

海伦路最初给我深刻印象的，是一家儿童公园。记得大约是一九七〇年吧，那时刚入小学的我，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步行了六七公里的路，就是冲着海伦路五〇五号——海伦公园而去的。此时，我压根都不知，正对面的五〇四号里，还住着一位书法大师沈尹默。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那一天，若仅仅从物理意义上说，大概是我与大师最贴近的一次了。

在近百年的书法史上，沈尹默是无法绕过的一位大师。其实，何止是百年，谢稚柳就曾称赞沈先生书法为“数百年中未有出其右者”。他的楷书，直攀晋唐，完全可以追配古人。然而，如果你真的以为沈尹默仅仅就是一位书法家，那倒是对先生的误读了。早在上世纪初，沈尹默先生就是北大的著名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六大编辑之一、名噪一时的学者诗人了。知堂老人曾说沈尹默和郁达夫，是五四以来旧体诗写得最好的。其实，不光是旧诗，即使是新诗，沈尹默的成就也足可与新文化

的开山人物胡适先生比肩。虽然胡适是白话新诗的第一位“尝试”者，而要说新诗的意境，沈尹默似乎还要更胜一筹。早在一九一八年，沈尹默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首《月夜》就非常著名：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诗一共才四行，却被康白情誉为中国现代“第一首散文诗，而具备新诗美德”。

然而，晚年居住上海的沈尹默先生，早已褪尽昔日的辉煌，他不提《新青年》，也不再谈五四，他从不提过去的成就，甘于平淡，唯以临池为乐。这有点像弘一出家后“诸艺俱疏，唯书法不废”的意蕴，沈先生也是，他总以为，书法可以养性，可以宣传，可以用来歌颂新社会。于是他将自己极深的传统书法造诣，化为浅显通

俗的语言，著书、讲课，致力于书法的普及教育事业。

我们都知道，沈尹默的双目是深度近视，他读书看报非常吃力，白天要对着太阳光，戴着那两千两百度的眼镜，且镜片几乎贴住书本，方能慢慢地读上一会儿。据他的弟子戴自中先生介绍，他写书法时，基本都是凭感觉在写，有时沈师母或弟子帮忙伸纸，见他写偏了，会及时提醒他“朝里朝里”、“朝外朝外”，他再作些调整，将每行字尽量写成直线。而他自己写盈寸左右的小字，格子已经看不清了，就预先在衬纸上用浓墨点上黑点，然后宣纸放上面，他就依稀照着有黑点的位置，把字写上去。

平时遇有朋友或学生来访，沈尹默也仅仅只看见一个身影，分不清面目，只有等来客开口称呼了，他才凭借声音辨别是谁。说起来这还闹过一则笑话：六十年代时有一年冬天，周恩来总理在上海邀宴几位文化界人士。沈尹老到达宴会厅时，周总理亲自开门迎候。但沈先生因为看不清，还以为是门口的服务员，于是就将脱下的大衣顺手交给了周恩来，总理也不介意，亲自去衣架上挂好。然后一开口寒暄，沈尹默方知接大衣的竟是总理

周恩来，于是连连致歉，深感过意不去。由此可见，沈老的眼力之衰，几近于盲。然而即便如此，他也能完全凭手上的感觉，将字写得风神萧散、俊逸洒脱。当然，这取决于沈尹默先生博大的书法功力，而更重要的，则是他深厚的学养和诗人气质，使其书法中飘逸出清雅自然的书卷气，这是他人所难以企及的。

沈尹默的书法，世人宝之，皆以能藏得一纸半墨为幸。据说当年在重庆时，沈先生总将自己临写得不甚满意的《兰亭序》，揉成团扔在字纸篓里，不料某次却被于右任发现检出，大为赞叹，即装裱成手卷而珍藏。而“文革”期间，被错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沈尹默，尽管已是衰年病体，但依然接受“红卫小将”的多次批斗，被勒令写“检查”，认识思想。然而可笑的是，每当沈老的“检查”在海伦路门口贴出时，没多久就会不翼而飞。沈老无奈，只得重写，但仍是同样“命运”，如此往复数次，方知原来是有人对沈老的墨宝爱之心切，故才不顾“政治风险”，趁着没人留意而将大字报悄悄揭走，藏匿于家中。

我曾将这故事求证于当年时常在沈老身边的戴自中先生，如今年届八旬的戴先生说，事情有是有，不过沈先生眼睛不便，有几次“检查”其实都是沈先生口述，由沈师母代写的。沈师母褚保权先生，身出名门，也是一位书法家，受沈尹默的影响，当然书风也颇有点相近，可是外人哪得知？一见沈宅又有新的“检查”贴出，也来不及辨个青红皂白，一概当作大师“墨宝”而纷纷珍藏起来了……

在当时看来这或许是一可笑的举动，但如果有谁将这些“检查”真能保存至今，那么无疑就成十分珍贵的珍墨了，谁还会觉得可笑呢？